

我的姥爷

■赵永刚

我的姥爷去世已经将近两年了，我应该而且似乎也必须写点文字悼念我的姥爷。可是每每想到姥爷原本是可亲可近的，现在却是只能无限思念的，我就悲从中来，心里总是空落落地失落，也是沉甸甸地无奈。

我看着姥爷的棺材埋入土中，暑天午后，闷热至极。跟着送葬队伍返程的时候，我的脚步越来越慢，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到村子中心的十字路口，我就走不动了，瘫倒在路边的回廊里，弟弟给我拿来几瓶水，喝下去，有了点精神，我心里想了两句话，那就是：

这个世界，少了一个爱我者；
那个世界，多了一个爱我者。

姥爷去世的时候是八十七岁，我们那里的人说年龄，都是说虚岁。姥爷是高寿了，丧事是喜丧，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拿这些理由宽慰我娘，毕竟我娘也六十多了，身子骨一直都弱，天又热，我担心她过于悲伤，扛不住，就时不时地递点水过来，给我娘说，别哭了，喝点水吧，姥爷也高寿了。我娘噙着泪水说，俺也知道，就是忍不住呀！我娘说的，也是我的心情，也是我的状态。

姥爷的生命到了终点，也是我们思念姥爷的起点。思念与回忆总是并存的，思念很绵长，回忆却有点凌乱而且琐碎。

姥爷名讳王开秀，生于1938年，属相是虎，生日我不知道，也没刻意问。我们是乡下人，生活条件很一般，也没觉得生日是啥了不起的事儿，不怎么在意，年长一点的几乎没有庆生的习惯。2024年阴历6月14日下午三点，姥爷走了。当时我在场，这个时间，我记得很牢靠。

记忆中的姥爷，有这么几个特点，质朴、沉默、勤劳、执拗，宠爱孩子。

听我姥娘说，我娘在九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缺医少药，原本在乡里医院病情已有好转，可是后来那种药物短缺，药没跟上，病就耽误了。姥爷疼我娘，乡里治不好就去县里，县里治不好就去市里，到了济宁医院。当时的交通又不便利，辗转几百里地，两个不大识字的人，带着一个生死未卜的小女儿，赶上乱糟糟的年月，家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小儿子，那种艰难与煎熬，真是度日如年。医生被拉去批斗，几天换一茬，对我娘的治疗是断断续续的，每个医生，各有自己的一套，治疗方案也不同。住院两三个月，钱，包括借来的钱都花完了，我娘的病却没有多少起色。我姥娘说，咱们回家吧，留在这里，闺女病也治不好，小儿子在家里，别再饿死了。姥爷拙于言辞，沉默不语。背着我娘，挤车子，很不情愿地

姥爷宠爱孩子，最看不惯人家打孩子。我父亲，心气高，对我们姊妹三个的要求也高，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歪理论。我最淘气，小时候没少受到挨打的威胁，其实没怎么挨打。我父亲一发火，要动手，我就往姥爷家跑，我父亲暴跳如雷也没用，姥爷和我娘护着我，还要留我住几天，好吃好喝地安慰我。

姥爷中意我父亲，是两个人骨子里有些相似的地方。一是他们天生身体素质好，年轻的时候都是生产队的队长，干农活撒得开，从不偷懒，典型的劳模似的好农民。二是两个人干农活那真是抢时抢收，觉得吃饭都是浪费时间，干脆不提吃饭的事儿，更不提休息的事儿，农活本来就消耗体力，饿得快，大家都扛不住，嚷着要早点吃饭，补充体力，休息的时候也是横躺竖卧，没个正形，只有他们傲然挺立，我们都感叹，真能熬！三是两个人对于吃都不讲究，看他们吃饭，啥都能吃，啥都好吃。有一年夏天天下暴雨，姥爷当时在山上护林，姥爷让我送几个馒头去。山洪大，下不了山，山上也没菜，姥爷随手摘了一把鲜花椒，剥了七瓣蒜，放了点盐，放在蒜白子里捣碎，我蘸着馒头吃，真好吃，也可能是我饿坏了，未必那么好吃，可是后来我还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蒜泥花椒。

姥爷性格很执拗，认死理儿，认准的事儿，不大有腾挪的空间。大概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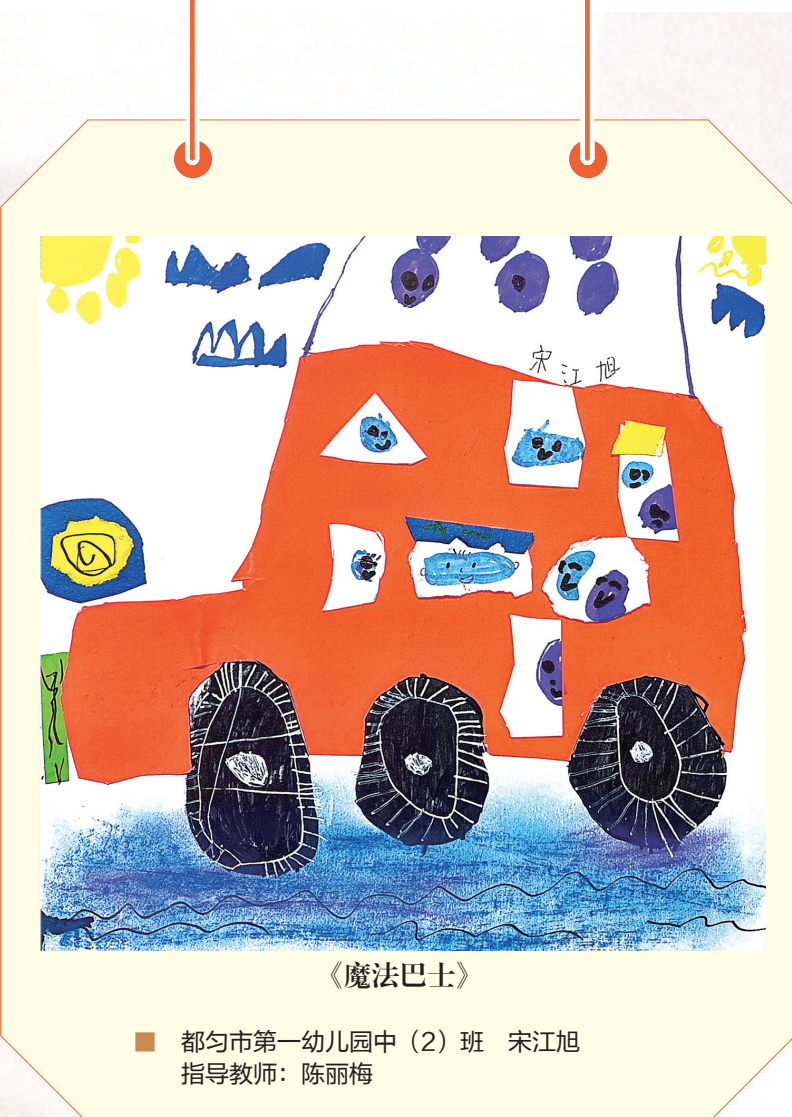
回家了。下车点离家还有八里地，路太远了，我娘又不能走路，姥爷是缠足的小脚，根本背不动，就去亲戚家借板车，把我娘拖回去，姥爷就能省很多力气。亲戚听说我娘病没治好，联想到其他，担心板车晦气，愣是不借。姥爷还是沉默不语，背起我娘，往家里赶，走走停停，喘口气，再继续走，回到家，棉袄全都湿透了。

姥爷对于我娘始终没有放弃，为了给我娘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大笔钱。姥爷抱怨，亲戚朋友劝着放弃。姥爷始终是沉默，始终是执拗，是坚持。天佑善人，我娘的病在一年多以后，终于好起来了。往后的日子，姥爷经常说起这事儿，姥爷还是沉默，不怎么说，也不怎么插话。我姥娘给了本村的我父亲，住得近，回娘家跟回家一样平常，有时候一天来来回回好几趟。赶上饭点儿，姥爷吃饭的时候，如果我娘来了，姥爷不管吃啥，都会放下筷子，问我娘，吃饭了吗？我娘说，吃了。姥爷才拿起筷子，继续吃。我娘说，还没吃。姥爷就让我娘先吃，姥爷看着我娘吃，也不怎么说话。我娘话多，絮絮叨叨地，姥爷一般还是沉默，偶尔说几句话，或者只是几个语气词。我娘说，您也吃吧。姥爷总是说，我不饿。看着我娘吃完了，姥爷才继续吃。

跃进大炼钢铁的那会儿，农村支援城市，各生产队队员，每人至少背一块三十斤的土砖到县城建建锅炉。姥爷忠厚老实，受了领导讲话的鼓动，热情也高，一定要背三块过去。姥爷说，别犯傻哈。九十里路，三块砖，九十斤，你背不动。姥爷沉默不语，背起三块砖就走。路远无轻债，姥爷果真还是背不动了。咬牙坚持了一段路，实在背不动了，丢了一块。又咬牙坚持了一段路，还是背不动，又丢了一块。到了县城，只剩下一块砖。直到姥爷晚年，每次说起这事儿，大家还是嘲笑姥爷迂。我却笑不出来，尽管也没找到不笑的理由，直到我后来读了《论语》，才知道，任重道远，君子弘毅，“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虽然到了终点都是一块砖，可是背过三块砖的人，与只背一块砖的人，毕竟是不一样的。

姥爷是农民，挨过饿，对于粮食，对于土地，珍惜，感恩，而且敬重。有一次，田里有两块石头，我看着姥爷捡起来，碰了碰，看着石头上残存的泥土都落在田里，才把石头丢出去。姥爷的心思我懂，如今姥爷长眠在村路两边的田里，去年暑假，我到姥爷的坟前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把膝盖上的泥土捧下来，默默地说了句，姥爷，我很想您。

(作者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魔法巴士》

■都匀市第一幼儿园中(2)班 宋江旭
指导教师: 陈丽梅

红石林之梦

■叶远景

曾经的你，
沉睡于海底，
汹涌暗潮，
时刻冲刷你肌理。
游鱼穿梭在你躯体，
海藻攀附着你岩屑，
自在嬉戏。
你却无比烦恼，
怅然凝立，
便不断自勉：
要崛起，要崛起！

一朝升出海面，
仰望是蓝蓝星空，
周遭却茫茫无际。
孤单漫涌间，
你历经狂风暴雨，
承受烈日炙烤，
仍生长不息。

亿万年倏忽过去，
你已成巍峨山岳，
海底记忆，
只深深藏于峰巅里。
你躲过了人间纷扰，
却避不开风雨侵蚀。
坚实岩表之下，
脆弱的颗粒紧紧拥在一起，
展现了你的坚强团结，
更惊羡于你的奇特。
你怕遗忘往昔磨砺，
将亿载沧桑印记，
凝作化石深藏，
任世人揣摩，
任世人遐想。

你不甘囿于尘寰，
更向往浩瀚星空模样。
怀揣炽热梦想，
把自己打磨成飞碟状，
在山巅徐徐升起。

世人纷至沓来，
皆愿搭乘这红石飞碟，
飞向宇宙，
飞向远方。
终有一日，
颗粒之躯于星宇间绽放，
化作万千飞碟，
在那无穷无尽的星际远航。

(作者单位: 岑巩县教育局)

守拙

■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张达书



朝前,朝前

■夏星眠

周日黄昏后的颂歌，悠扬而庄严。男人背着一只蜂桶，踩着稀疏的灯光往前走，我踩着他的影子，跟在身后，一同走出刷巴寨。

他极爱养蜂。总在空蜂桶上厚厚涂一层蜂蜡，背到山上寻一处安窝，不多时日，便有蜜蜂循着蜡香而来，在桶里安下家。每隔一段时日，他便带我上山，把住满蜜蜂的桶背回家，再换上新的空桶。

山路蜿蜒曲折，他佝偻着身子前行，我打开手电，为他照路。微弱的光像一尾孤单的鱼，渐渐被夜色吞没。我望着这座从小长大的村寨，一阵悲怆的陌生感，漫上心头。

祖父离世那年，连日暴雨不止。下葬之日已定，要送他上山，必须抬着棺木，穿过屋前暴涨的河水。洪水如猛兽，人们用粗绳牵住两岸，抬棺人腰间系绳，紧抓着绳索，踏入齐腰的山洪。

抬棺渡河，凶险万分。可为了子孙之孝、乡邻之义，无人退缩。那时的人们，朴素、团结、踏实勤恳。那时的刷巴寨，是我心里最珍贵的模样。

不知从何时起，利益至上的浪潮席卷而来，狠狠冲刷着这片土地。人们前赴后继，或清醒或盲目，卷入一场充满铜臭的角逐。有人得意，有人怅然。一边亲手摧毁鲜活的记忆，一边又痴痴怀念逝去的图腾。我把这一切，称作村落的沦落。

我对刷巴寨失望，对前路满心迷惘。背蜂桶的男人轻轻敲了敲身后的蜂桶，把我从思绪里拉回。他像是看穿了我眼底的失落与徘徊，让我走在前头。见我脚步迟疑，他伸手轻轻推了我。

“朝前，朝前。”

短短四字，轻描淡写，却在提醒我：不必用过去定义当下，也不必在过往里寻找当下的答案。他从不是沉默寡言的人，反倒活泼风趣，与寨里老少都合得来。可一遇上要紧事，便习惯沉默。我常常想，他是刻意如此，还是自己也在寻找答案。

迷惘者本就难以劝慰迷惘者。夜色愈浓，我终于抵达目的地。男人卸下空桶，背起住满蜜蜂的蜂桶，转身下山。山路崎岖难行，他却未曾放慢脚步。

忽然，一只蜜蜂不知从何处飞来，莽撞地落在我肩头。我抬手便想拍落，男人却转过身，轻轻将它捧起。

月光碎在他的睫毛上，像散落的星子。我听见他对着我说，也对着自己说：

“沉沦过去，是对自己的谋杀。你要努力迈出脚步，也终要迈出脚步。也许风尘仆仆，也许跌跌撞撞。愿你秉性随心。祝你找到，你的栖息之地。”

他说的地方，似在天边，似在眼前。

我揉了揉眼，跟着背蜂桶的男人走下山，亦步亦趋，重回刷巴寨。

灯火阑珊，两只蜜蜂。

翩翩起舞的“蝴蝶”

■余庆县城关一小六年级(3)班 彭子萱

我热爱舞蹈，在我心中，我就是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而在这美丽的蜕变背后，是一段充满汗水与坚持的练舞历程。

最开始接触舞蹈时，我满怀憧憬，但现实却给了我重重一击。那些复杂的舞步，像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顺；难以把握的节奏，让我总是跟不上音乐的节拍；对身体柔韧性的极高要求，更是让我吃尽了苦头。每一次下腰，我的背部都像被撕裂一般疼痛；每一次劈叉，大腿内侧的肌肉仿佛要被拉断。我曾无数次想要放弃，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然而，每当我看到镜子里那个因疼痛而皱起眉头的自己，我就会想起那只在花丛中自在飞舞的蝴蝶，它似乎在告诉我：只有经历痛苦的磨砺，才能拥有轻盈美妙的舞姿。于是，我咬着牙坚持下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练功房，我就在那里压腿、旋转，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夜晚，月色如水，我又

捧起。我仿佛听见他说，小蜜蜂只是迷了路。

月光如纱，我清清楚楚看见，他眼底大雾弥漫，盛着与我一般深重的迷惘。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从未解开我对村寨沦落的失望与哀伤，只因他与我一同陷在这漩涡里，挣扎、遗憾、怀念，也学着接受，学着寻找。

男人已不再年轻，却总也困不住，不爱守在屋里，总在寨子里走走停停，东逛西望，像是在触摸这座小村落微弱的脉搏。

有一年，他顶着烈日带我爬上安乐梁子，漫无目的地转悠。全程不曾说为何而来，直到下山前，才让我牢牢记住他反复带我走过的那片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为自己选定的，百年之后的长眠之所。

离开时，他频频回头望向那里。那模样，像极了祖母去世时，那个久久立在墓前不肯离去的孩子。

那时家中众人眼含热泪，满面哀伤，唯独他脸上看不出半分悲戚。他与亲友商议葬礼事宜，旁人露出笑意时，他甚至跟着一同笑。我既诧异，又有些生气。

直到葬礼结束，送葬的人渐渐散去，他让母亲带我先回。我跟在母亲身后回头，才看见他孤零零立在祖母墓前，像个失了港湾的孩童。我后知后觉，读懂了他汹涌却安静的悲伤。

其实我早该懂得，于他而言，有三副蜂桶，永远压在肩上，无法卸下。第一副是祖母的坟茔，第二副是安乐梁子上的归宿。

我自幼便知，养蜂从不是易事。蜜蜂会蜇人，也常会成群结队，轰轰烈烈地远飞，另寻新家——这便是蜜蜂分家。

我忍不住问他：“养蜂这般麻烦，动不动被蜇，它们还说走就走，你怎么就这么喜欢？”

男人脚步未停，轻声道：“或许，我们都是只小蜜蜂，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地。”

月光碎在他的睫毛上，像散落的星子。我听见他对着我说，也对着自己说：

“沉沦过去，是对自己的谋杀。你要努力迈出脚步，也终要迈出脚步。也许风尘仆仆，也许跌跌撞撞。愿你秉性随心。祝你找到，你的栖息之地。”

他说的地方，似在天边，似在眼前。

我揉了揉眼，跟着背蜂桶的男人走下山，亦步亦趋，重回刷巴寨。

灯火阑珊，两只蜜蜂。

指导教师: 李忠娣

